

编者按

最近一段时间,中药的价格以令人瞩目的速度上着。这到底是什么造成的?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?这一现象引发了陕县的乡村医生马云飞的观察和思考。

效与廉的取舍

陕县 马云飞

中医药由于“效、廉、验、简”,而被广大群众乐于接受,然而近年来却是疗效在打折,缺少灵验,价格渐涨。

太子参用不起换党参

经过20余剂中药调理,水某的胆红素终于恢复了正常,她在感谢我的同时,也感叹中药的神奇。不知看了多少次病,换了多少医生,几年来,她第一次在化验单上看到结果都正常了。即便如此,一剂药20多元还是让她有一丝“太贵”的不快。



这样的价钱,怎么让人用呢?

丹参是常用药,为了用野生的,我在邻居那里按他收的价钱拿了10千克,结果抖出了2千克土,经过两次水洗、切去头茎、除去毛根,最后得到的药只有6千克。人家卖药人卖药就是那么卖的,有啥办法?

晒晒中药60元一天没人干

看邻居收药是一种乐趣,收过黄精收苦参,苦参以前五六角钱一千克,今年的收购价是3.6元。苦参根大,挖时太费力气,小伙子们都是早上五六点骑摩托跑几十千米进到深山去挖药,附近山上的苦参已经被挖光了。我们村最能挖的一个人,每天挣200多元,最少的挣八九十元,再少就没人干了。卖药时,他们拒绝抖动,怕根上的土抖掉了。一袋药不让带几斤土,他们就嫌亏了。

现在的中药确实是不“廉”了,从采收到加工,再到卖出,每一个环节都在推高药价。某医药公司的一个业务员经常到我这里推销药品,最近一次把一些中成药的价格提高了不少。我表示抗议。他却说:“别的不说了,就说我们厂里晒晒中药的女工吧,以前是一天25元抢着干,现在管吃管住一天60元招不到人。”

野生中药不等熟就被采光了

有一个同事,中医水平一般,在城里开诊所,一天光中药的收入就有七八百元。我不由得疑惑不已。有一次,我目睹了他开药的“手笔”:一个病人5-7剂药,一剂三四四十元,一个病人每剂的中药费就近200元。病人通常都

会说不怕药贵,只要治病就好。其实,完全不是那回事儿,如果药真是贵了,他们还是会在心里难受一阵子的,毕竟农民的钱来得不容易。

作为医生,在“廉”和“效”之间取舍的确不是什么好事,但是在高价药的压力下,我们又不得不为之。这是一件让人纠结的事儿。中药的采收大多是有讲究的,比如根类在春季二三月采收最好,那时芽未生发,有效成分最高;茎叶类要到七八月最茂盛时采收。现在全然不是那回事了,什么时间好就采,哪里管什么疗效啊?比如连翘,只要稍微长大,就有人成群结队地开始采。先下手为强,谁肯落后?大药贩在家等着收,小药贩直接把车开到山下收,一收就是几十吨、上百吨。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,药在麻袋里捂得发霉,然后倒出来用锅炉的蒸汽蒸过、晒干,就卖到药厂去了。现在很少有连翘,都成青翘了,因为不成熟就采下了。

高价中药让乡村医生望而却步

价格在提高,疗效在下降,这是一个事实。有一次,我治疗一个面瘫病人,半个月不见好转。后来,病人另求他医,还是用牵正散,几天就好了。我这才发现自己进的白僵蚕有问题。到一个养蚕的人家去看才发现,她把所有的死蚕都当白僵蚕卖了。

一位同行每次开药都会按辨证之法加入一些体积膨大的药,如竹茹、苏叶、蒲公英、鸡血藤等。问他原因,不是为了疗效,只是为了把药包撑大了好要钱,说得还挺无奈的。中医处方,讲究的是“君、臣、佐、使”,不曾想现在还辅加了一个撑包的,否则药包太小了医生自己都感觉太贵,何况病人?

中药是有道地药材的,如怀山药、辽五味、宁夏的枸杞、西藏的红花,如今谁还敢求什么道地药材?高高在上的价格让我们这些基层医生望而却步。想取“效”,要丢掉“廉”;想要“廉”,难保证“效”。一取一舍间,难保不会丢了良心和医德,怎一个难字了得?

张大伯开化了

邓州市 耿林

我所在的社区,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者,我们彼此非常熟悉。他姓张,我们习惯称他张大伯。

张大伯以前吃过很多苦,一直勤俭持家,保持着不乱花一分钱的观念。但是,张大伯也是出了名的“犟老头”,爱自己做主,认准一点儿,固执己见,不肯拐弯,常被人们形容为“十四匹骡子都拉不回来”。

说起张大伯的身体,真是好得出了名。他身材魁梧,步伐稳健,腰不弯、耳不聋、眼不花。他对自己的健康甚为满意,总是自豪地说:“我活这么大年纪了,基本上没有吃过什么药。一年半载得一次小病,吃几包药就好,大病和我不沾边儿!”身体差的人,看着张大伯红光满面的脸膛、霜打不折的身体,真是又羡慕又嫉妒。

2007年,在刚实行新农合时,许多人认为新农合是“糊弄人”的,有抵触情绪,不愿意参加。张大伯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分子,死活不愿意参加新农合。

天有不测风云,自认为身强体健的张大伯,在年底时突然患了轻微脑



出血。在外地打工的儿女们急忙回来,把他送到医院治疗。经治疗,张大伯的病情恢复良好,没留什么后遗症。但是出院结算时,他一共花了5000多元钱。看着比他病情重的参合患者才花一两千块钱,张大伯的心里很不是滋味,怪自己这回的小九九算错了。

第二年,张大伯叫全家人积极参加新农合,并处处宣传参加新农合的好处。他的推动作用真不小,许多人都不再持观望态度了。

2010年春天,花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6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体检,包

括进行胸透、心电图、血脂、血糖等检查。张大伯听说后高兴地进行了体检,结果除了血脂有点异常外,其他的检查结果都在正常范围。

也许受社会上打着义诊、免费体检、骗取老年人信任的迷惑,很多人当时认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玩同样的把戏,对免费体检不信任。人们说得多了,张大伯心里毛毛的,非要到医院再作一次检查。谁知一对照,两处的结果吻合。后来,他拿着检查结果让周围的老年人看。在事实面前,他们都填了体检表,高兴地接受检查。

就这样,张大伯从一个固执的老头,逐渐认识到新农合给群众带来的好处。

戒酒硫样反应造成的悲剧

信阳市 别尔黎

一个月前,一位在市内行医的同行遇到一件大麻烦事儿。

当时,一位开饭馆的老板,因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来他的诊所就诊。这位老板是同行的邻居,彼此的关系处得不错。同行了解他有饮酒嗜好,便问他:“这两天有没有喝酒?”老板说:“嗓子痛得连饭都吞不下,哪还敢喝酒。”于是,同行便给他做了头孢唑啉的皮肤敏感试验,20分钟后看到皮肤敏感试验结果为阴性,才给他输上液体。

第二天,那位老板兴冲冲地又来就诊,说嗓子好多了,让同行赶快再配液体,中午饭店还有客人。同行这次没有多问,就按昨天的处方给他输上了液体。5分钟后,病人突然感到胸闷、恶寒、眩晕、心慌、出冷汗。同行的第一

反应是病人出现了戒酒硫样反应,急忙问他:“早上喝没喝酒?”老板说:“早上喝了半斤酒。”同行一听,顿时汗如雨下,急忙换掉液体进行急救,并拨打了120。当120赶到现场时,由于病人的病情严重,经抢救无效死亡。为此,病人的家属在他的诊所闹了一周,同行挨了打,赔了20多万元医药费才了结此事。

由于此事的沉重压力,同行背起行囊到南方打工还债去了。送他踏上远去的路途时,望着他突然显得苍老的身影,我感到心酸和无奈。是啊,前车之鉴警示我们,用药前、用药中、用药后,每个环节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和大意,所有的药物禁忌证、注意事项都要详尽地告知病人。这样既保护了自己,又维护了病人的生命。



编辑信箱(人文互动类):65972376@163.com

身残志坚勾勒完美画卷

本报记者 王正勤 通讯员 程亚平

今年43岁的王学东是武陟县唐店镇唐店村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。与其他乡村医生不一样的,他是一个残疾人。王学东10个月大时,一场突如其来的小儿麻痹症无情地毁了他的双腿,夺走了他正常行走的权利。王学东从小立下誓言:长大后一定要学医,当个医生,治病救人!1987年,在武陟县中

院工作的他深感医技不够纯熟,便辞职到郑州市卫生学校进行了3年的专业学习。毕业后,学习成绩优异的他在马营村卫生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,便选择了回唐店村当一个乡村医生。20多年来,凭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和精湛的医技,他用自己的妙手仁心,影响了身边的许多人,赢得了十里八村乡亲们的敬重。

他尊老爱幼,心眼好,总是把病人当亲人,药能开便宜的就不开贵的。有时候,孩子半夜生病,打个电话,不管多晚他都会过去。王学东的技术也好,尤其是给小孩治病,一治就好。像我们是东村的,都跑到西村来看病,就是因为王学东的水平高。大家都愿意把孩子带到这里治病。”

尘封的感动

2010年的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,80多岁的李老太太因腹泻严重脱水。在自救无效的情况下,晚上10时许,她的家人拨通了王学东的电话。王学东放下电话,二话没说,骑着电动自行车,带着拐杖和药箱奔向李老太太的家。由于天气恶劣,平常短短的几分钟的路程,王学东花了20多分钟。“记得王学东来的时候,我妈的病情还是相当严重的,腹泻,还一直胡言乱语、高热不退。王学东一边给她打点滴,一边让她多喝水。一直到凌晨3时,等我妈的病情稳定下来后,王学东才放心地离开了我家。”每谈起此事,李老太太的女儿总是感激不尽,“我妈到现在身体还是很硬朗,还要多感谢王学东。”

20多年的行医历程,王学东给太多的人看过病,而在他的记忆里,有一件事始终无法忘怀。5年前的一天,一位68岁的老大爷来诊所看病,他一手捂着胸口说“心慌,好难受,好难受”,还没等王学东仔细检查,那位老大爷就已经倒在了地上,心跳骤停、呼吸停止。王学东见状马上对他进行了抢救,同时打了120急救电话。等到救护车来的时候,那位老大爷已经恢复了呼吸。“那次真的很惊险,要不是抢救及时,估计就不行了。”老大爷的妻子感激地说,“多亏了王学东的妙手,把我们家老爷子的命给抢了回来。”

20多年的行医生涯,王学东徒步出诊不知摔过多少次。如今,他骑着轻便快捷的电动自行车出诊,一个人、一辆车、一个拐杖、一个药箱就像一个流动诊所,一年四季不停息,穿行于唐店村的各个街巷,负责着全村人的身心健康。现在,他已经被评为焦作市“十一五”残疾人自强模范,并兼任武陟县残联专职委员,担负着全县唐店镇的残疾人的有关工作。

俗话说,“苦难是人生一笔宝贵的财富,是一座磨炼心志的熔炉。”对于王学东来说,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


沉睡的账单

“医生要一心为人治病,不能光想着多挣钱。”这是王学东的行医理念。行医20年来,王学东一直以这样的理念要求自己。王学东常说:“我是一个残疾人,也是一个医生,比别人更清楚病人的痛苦。”行医时,王学东总是尽量仔细,努力减轻病人的痛苦。人人都说:来这里看病,心里踏实。为什么?大家归纳出的原因是“四不一可”:不用挂号,不用交押金,不用塞红包,不用顾虑医生能否诚心实意的包;遇特殊情况,可赊账、免费。邻村有一位患脑梗死的孤寡老人,王学东给他诊治时,费用全免。

“我们现在的账单加起来已经有一大本书那么厚了。”说完,王学东的妻子李景香拿出一摞账单。由于日久天长,有些账单已经从当初的白色变成了黄色。“都是乡里乡亲的,有钱就给,没钱就再等等啊!”当记者问李景香为什么不去催账时,朴实的李景香笑着说:“就这样,有的账单一等就是几年,甚至几十年。”据初步统计,他们现在保留的欠条有200多张,共计2

万余元。如果欠账人亡故,欠资只能由他们自己“消化”。

“零处方”的由来

这时,一个小男孩捂着肚子走进村卫生所说:“我肚子疼了一上午了。”“你坐这儿吧,我去给你拿一点儿药。”王学东拄着拐杖到药柜前拿了几片药递给他,就让他回去了。男孩拿着药,捂着肚子就走出了村卫生所。记者很疑惑地问:“王大夫,你还没收钱呢?”王学东微笑着道出原委:“像这种小病,就是两毛钱的药,都是乡里乡亲的,收什么钱啊!”

在村卫生所就诊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:“王学东开的药都很便宜,一般都是几毛或者几元钱,病也都治好了。”王学东有时根本不是开处方,而是在处方上叮嘱病人吃药时需要注意的事项。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说,于是,有人形容王学东开的是“零处方”。

在记者采访期间,陆陆续续来了很多看病的村民。一对带孩子看病的夫妇你一言我一语,兴致勃勃地对记者念叨:“王学东真是个好医生,心善。

曹雪芹笔下的药方

□张平乐



清代作家曹雪芹多才多艺,对中医药也颇精通。据传,他在香山旗营里居住时,就曾给不少人看过病,还将许多药方写进了《红楼梦》。

有一天,曹雪芹正在家里写书,忽然有人敲门。他打开门一看,门外站着一位40多岁的汉子,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。没等他弄清怎么一回事儿,

那人一下子跪在了地上,连磕了3个响头:“多谢恩人,多谢恩人呀!”曹雪芹连忙将那人扶起:“我与您素不相识,为何施如此大礼呀?”曹雪芹说:“是您写的《石头记》(亦称《红楼梦》),救了我一家人呀,怎能不谢谢您呢?”曹雪芹把他让到屋里,那人才把自己的来由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

原来,这位姓王,在城里摆了一个水果摊儿,以此养活一家老小。一天,来了几个小伙子,不问三七二十一,走到摊前抓起果子就吃。王掌柜刚一要钱,这几个小伙子眼睛一瞪,上前抓住他连打带踢,最后把摊子也给砸了。王掌柜气得口吐血,躺在地上爬不起来,最后有几位好心人把他送回了家。后来一打听,才知道那几个小伙子是王爷府的,谁敢惹呀!王掌柜连气带病在炕上躺了一个多月,虽然吃了不少的药,但是未能奏效,一家人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。

在王掌柜家隔壁住着一位李二叔,是个“书迷”。有一天,他拿着一本手抄的《石头记》来到王掌柜家,指着书上的几行字对王掌柜说:“这里有个

药方,说是山羊血黎洞丸能跌打损伤、瘀血奔心、头昏不省等病。我看您可以试一试,兴许管用。”王掌柜一听在理儿,便叫儿子去药房抓几剂吃吃看。谁知,他一连吃了3剂,果然见效。接着又吃了几剂,他竟能下地了。没过多少日子,他就出摊儿了。一家人很感激那位写书的人,非要当面致谢不可。王掌柜向李二叔一打听,才知道这写书的人姓曹,家住在西郊香山一带,于是备下厚礼,打听了五六个人才找到曹雪芹的家。

听了王掌柜的讲述,曹雪芹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儿。从此,他与王掌柜成了好朋友。

为了给更多的人解除病痛,曹雪芹在写《红楼梦》时,有意把一些药方写进书里。粗略统计了一下,就有30多个,如气血双补的人参养荣丸(第三回),补阴的左归丸(第二十八回),补阳的右归丸(第四十二回),滋养安神的天王补心丹(第二十八回),祛暑解表的香薷饮(第二十九回),用于痔疮发背的梅花点舌丹(第四十二回),调和肝脾的六味地黄丸(第五十三回),活络丹(第四十二回),凉性开窍的至宝丹(第九十一回),温性开窍的十香透骨丹(第九十一回),延年益寿的八珍益母丸(第二十八回),调经养荣丸(第七十七回)等。

顾炎武批庸医害人

□李晓楠

明清之际的思想家、大学者顾炎武不仅提出了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这句人人皆知的响亮口号,而且为山西名医傅青主写过一副对联:“苍龙日暮还行雨,老树春深更著花。”他盛赞晚年的傅青主老当益壮、老有所为。不仅如此,他对当时庸医害人也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,提出振聋发聩的见解。他在《日知录》中说:“古之时,庸医杀人;今之时,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,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,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……今之用药者,

只尚平和,讲究所谓轻灵,不敢也不会使用峻药,既缺乏胆识,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,叶天士所谓“借和平以为山西名医傅青主写过一副对联:“苍龙日暮还行雨,老树春深更著花。”他盛赞晚年的傅青主老当益壮、老有所为。不仅如此,他对当时庸医害人也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,提出振聋发聩的见解。他在《日知录》中说:“古之时,庸医杀人;今之时,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,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,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……今之用药者,



明末清初的思想家、大学者顾炎武不仅提出了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这句人人皆知的响亮口号,而且为山西名医傅青主写过一副对联:“苍龙日暮还行雨,老树春深更著花。”他盛赞晚年的傅青主老当益壮、老有所为。不仅如此,他对当时庸医害人也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,提出振聋发聩的见解。他在《日知录》中说:“古之时,庸医杀人;今之时,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,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,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……今之用药者,

只尚平和,讲究所谓轻灵,不敢也不会使用峻药,既缺乏胆识,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,叶天士所谓“借和平以为山西名医傅青主写过一副对联:“苍龙日暮还行雨,老树春深更著花。”他盛赞晚年的傅青主老当益壮、老有所为。不仅如此,他对当时庸医害人也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,提出振聋发聩的见解。他在《日知录》中说:“古之时,庸医杀人;今之时,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,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,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……今之用药者,